



鄧寇列傳第六

鄧禹子訓孫騰  
寇恂曾孫崇

范曄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十六

劉放云安案文多為  
字不與當云故何  
為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  
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  
漢兵起更始立豪桀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  
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  
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  
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畱宿間語  
也間私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巨萬  
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  
人屈起屈言求  
勿反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  
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論語曰邦  
分崩離析形執可見明

數與與  
信壇上  
皆隆中  
相比事云

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訖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呂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

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

前言呂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

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呂大小

者皆當其才光武呂為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

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為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

將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畧定及赤眉西入關更始

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

弘農呂拒之赤眉眾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

欲乘豐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呂禹沈深有度故授

呂西討之略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

關令自選偏裨呂下可與俱者於是呂韓歆為軍師李文李春程

慮為祭酒馮愔為積弩將軍樊崇為驍騎將軍宗歆為車騎

將軍鄧尋為建威將軍耿訢為赤眉將軍左于為軍師將軍引而

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

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

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

也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

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

陽縣也

樂陽縣名屬常山郡從至廣阿東觀記曰上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發大破之上過禹營禹屬常山郡進炙魚上餐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眾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光武

禹無百人之聚湯武之士不過三千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

史記蘇秦說趙王曰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

箕關在今王屋縣東

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云河東大

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

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執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  
癸亥匡等呂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眾明日匡悉軍出  
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竝進大破  
之匡等皆棄軍亾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  
節中郎將弭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  
河東承制拜李文為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呂鎮撫之是月  
光武即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禹  
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孔子曰自  
吾有回門人日親史記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早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  
効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五品五常也父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言五常之教務在寬也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為鄼侯食邑萬戶敬之  
哉鄼縣今屬南陽郡故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人夏陽更始中郎

向云此時河亦已名  
山西持此  
一節在奇  
耳

將左輔都尉公乘歛左輔即左馮翊也引其眾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

禹於衙衙縣名屬左馮翊解在安紀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

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紀綱

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呂迎軍降者日呂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

輒停車住節住或作住呂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滿其車

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桀皆勸

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積仰

恃也音魚向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

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

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呂

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栒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幽州三水縣東北栒音荀禹所到

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

富通銀  
作穀

劉汝云案文遣使以聞即是白天子矣不須用帝字明行

劉汝云案文多一者字軍既飢餓例皆食粟菜若書者字則似有不餓者矣

一萬眾止与二十四時還遠勒而以飢卒微戰之深也欲功已成而反致敗散其猶報之不堅一過故何云

帝王世仇高字高密仲華封邑強相明耶

檄降禹遣詣京師京師謂洛陽也公羊傳曰天子所居曰京師帝曰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敕曰司徒堯也大要縣名屬北地郡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呂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大要縣名屬北地郡遣馮愔宗歆守枸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曰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執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眾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入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為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

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安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日飢卒微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死散事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間遣禹護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高密國名今高密縣也昌安夷安淳于今高密縣外城也帝曰禹功高封

安夷安並屬高密國昌安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外城也夷安故城在今密州高密縣外城也淳于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

劉歆云檢和帝紀  
有事字明此少  
一事字也

劉歆云注隈諸侯  
崇隈弟作隈事  
在獨斷也

弟寬為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續漢志曰前後左右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也呂特進奉

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執有子

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呂為後世法資用

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

宗顯宗即位呂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臣當北面尊如

賓故令東向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呂子男二人為郎永平元年年五

十七薨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襲為昌安

侯珍為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呂為小侯引入與議邊

事帝曰為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雁門肅宗時為度遼將軍

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出塞追

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尚顯宗女沁水

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乾從兄奉呂后舅被誅乾從

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

褒嗣褒尚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桓帝時為少府褒卒長子某嗣少

子昌襲母爵為舞陰侯拜黃門侍郎昌安侯襲嗣子藩亦尚顯宗

女平臯長公主平臯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西和帝時為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

有操行兄良襲封無後永初六年紹封康為夷安侯時諸紹封者

皆食故國半租康呂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呂侍祠侯漢官儀曰諸侯功德

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以肺為

越騎校尉康呂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

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

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

耆宿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

詬罵也音許邁反曰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

已見前

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隲誅隲音質安帝徵康為侍中順帝立為太僕有方正稱名重朝廷呂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諡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斯最作事謀始之幾

也幾者事之微也易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方音曰可謂識

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呂臨山西之際至使關河響動懷

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桐邑兵散宜陽褫龍章

於終朝就侯服呂卒歲褫音直紙反又敕紙反龍章袞龍之服也謂禹為赤眉所榮敗上司徒印綬也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榮

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

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嘗非之顯宗即位

初呂為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東觀記曰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

過加鞭朴之教大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為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也

永平中理虜汧石白河從都慮至羊腸倉酈元水經註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墜

繫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阪是也石白河解見明紀欲令通漕水運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

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隘音乙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

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拘音鈞謂曲者也知

大功難立具呂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

計全沽徒士數千人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

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呂防其變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狐奴縣屬漁

也陽郡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

將老幼樂隨訓徙邊東觀記曰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

載青泥一襍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東觀記曰吏士常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為煮

湯藥咸得平愈其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扈通書徵免

劉成云案前書  
皆但言勝者不  
此誤出者字

稽故

商學

歸閭里東觀記曰燕人思元和三年盧水胡反昧呂訓為謁者乘傳到

武威拜張掖太守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

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諸

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眾四萬餘人期

冰合度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

健富彊每與羌戰常呂少制多雖首施首施猶首鼠也漢亦時收其用

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

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議者咸曰羌

胡相攻縣官之利呂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眾

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說文曰帑金帛所藏音它莽反涼州

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呂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

急呂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

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掠劫奪也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

諸胡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縣也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呂恩信

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

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呂為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呂

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

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

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

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東觀記曰寫作雁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

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兩國名也見西羌傳居頗巖谷眾悉破散其春復

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縶革為

船置於箬上呂渡河箬不筏也音步佳反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

逐奔北會尚等夜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

其力甚相  
攻耳後者  
言以是非  
也何云

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一種謂迷唐也

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

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東號羌名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

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呂屯田為貧

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

憲曰訓曉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為諸竇所親及

憲誅故不離其禍離遭也訓雖寬中容眾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

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呂溫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

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

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曰乃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

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訓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

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儁儁歎息曰此義也儁音於建反乃釋之

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曰訓

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諡曰平壽敬侯平壽縣屬北海郡故

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隲京悝弘閻悝音口回反

隲字昭伯東觀記明隲作陟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為貴人隲兄弟皆除

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熹皇后隲二遷虎賁中郎將京悝弘閻皆

黃門侍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隲

也悝虎賁中郎將弘閻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隲等定策立安帝

悝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隲兄弟常居禁中隲

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弟歲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隲上

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南閻西華侯西華縣屬汝南郡也食邑各

萬戶隲曰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關

詣闕間關猶崎嶇也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汗穢無分可採言無分寸可收採也過曰外戚

東觀記曰儀同三司有開府之号始自陟也

又曰悝字并昭又曰自咸平之初以國新作大憂故悝兄弟率常在

中奉養兩宮又曰悝兄弟上疏自陳遠聞其朽

幸得遭值明盛兄弟光列顯位並侍帳幄預聞

政事無拾遺言之助以補萬分而

久在禁省日月益  
長罪責日深惟  
陛下哀矜之

遭值明時也過誤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

施天下平也竝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

呂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造成也

大憂和帝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太宗聖策定於

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竝享大封

猥曲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前代外戚上官安霍退自

惟念不寒而慄惟思也不寒而慄言恐懼也前書曰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

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救厲冀呂端慙畏慎一心

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

戶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厲頻上疏至於五六乃

許之其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厲將左右羽林

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厲西屯漢陽使

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呂轉輸疲弊百

姓苦役冬徵厲班師班還朝廷已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厲為

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齋牛酒郊勞王主呂下

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羣臣賜束帛乘馬駟馬寵靈顯赫光震都鄙時

遭元二之災臣賢察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

人士荒飢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厲等崇

節儉能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被諷役姓也音丁外羊浸李邵陶敦

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四年母新

野君寢病厲兄弟竝上書求還侍養太后呂聞最少孝行尤著特

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厲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

之厲等既還里弟竝居家次聞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喻

厲還輔朝政更授前封厲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竝奉朝請位次

洪氏曰帝犯班師  
在二年十一月傳有  
脫字也棟案西漢  
傳云云元年冬乞  
漢陽二年冬敗于  
平定也  
趙明誠金石錄據  
司隸陽厥開石門  
有曰中遭元二西戎  
殘構梁銜絕若請  
為元二則為不成文  
疑當時自有此語  
亦必非也何云

浸作侵

李公有愧  
馬明也

何云前郵為特進奉朝請... 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列侯之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元

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麻竝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

授帝禁中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曰常服不

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行進封西平侯太后追

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鷹等復辭不受詔大

鴻臚持節即弘殯封子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

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

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白蓋後呂帝師之重

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黃門侍

郎珍為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戶五年惺聞相繼竝卒皆遺言薄葬

不受爵贈太后竝從之乃封惺子廣宗為葉侯閻子忠為西華侯

即祖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章帝竇皇后竇勳女祖穆及叔父

尚坐斷盜軍糧檻車徵詣廷尉檻車謂以板四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鷹

鷹畏太后遂髡妻及鳳曰謝天下稱之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

斂帝復申前命封鷹為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

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閹候伺

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惺弘聞先從尚

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和帝長子平原王勝無嗣鄧太帝聞追

怒令有司奏惺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華侯

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鷹曰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

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没人鷹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

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鷹為羅侯羅縣屬鷹與子鳳

亂政化後竝坐怨望謀不軌被誅故鄧氏深引為誠也檢敕宗族闔門靜居闔門鷹子侍中鳳嘗與尚

何云平原王得當作冀安紀及章子孫得又無子嗣安帝錄此最異注未放正

竝不食而死。隲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呂母閻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寵痛隲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櫬親身棺也。上疏追訟。隲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又母文王之母太任也。言太后有聖智之善。比於文母也。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殤帝崩。太后與隲定立安帝。故曰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申明也。獄不訊鞫。鞫問也。遂令隲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竝不己命。七人謂隲從弟豹、遵、暢、隲、屍骸、流離、怨魂。子鳳、鳳從弟廣宗、忠也。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已謝

人靈。血祀謂祭廟殺牲。取血以告神也。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眾庶多為隲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以逼迫廣宗等故也。還葬洛陽北芒舊塋。公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祠。曰：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隲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隲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隲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為郎中。擢朱寵為太尉。錄尚書事。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隲府。稍遷潁川太守。治理有聲。及拜大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甫德更召徵為開封令。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閻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閻後。耿氏教之書學。遂

曰：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為桓帝后。帝又紹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為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曰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李云：鄧氏此抱不宜得此蓋和熹後也。故位之餘歟。

耿氏節操

何云：將字上下有脫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帝霍后成帝趙后平帝王后章帝竇后和帝鄧后安帝閻

后桓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何后等家或以貴盛驕奢或以攝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也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

後主曰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後主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者當先帝時或容免禍必貽罪孽於嗣君以至傾覆數猶理也其

致敗之理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言外戚之家承隆寵於先帝不結恩於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情疏禮

重而枉性圖之圖謀也其人既居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主任其本性與之圖謀政事非心所好也來寵方授地既害之

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代權臣見居其地必須除舊方得授新是地既害之也隙開執謝讓亦勝之君臣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勢漸

謝於是讓入構悲哉噉惺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

生所曰泣而辭燕也樂毅忠於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主信讓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

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況其後嗣乎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恂初為郡功曹太守耿況

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

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

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

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

命已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

大信墮毀也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際將復何言號令它郡乎且耿府

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生

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臣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曰使者命

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

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况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况曰邯

鄲拔起難可信向拔卒也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

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鄲方盛力

不能獨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乃遣

何云泣而辭燕  
泣中不引報恩  
王公探耳

使君

寇恂為

東魏之白淇園  
衛地殷付竹芳  
園也見沈氏志  
淮南子曰  
竹實淇園

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  
與況子奔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  
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  
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非其人不可故  
難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  
中無復西顧之憂所已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  
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  
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  
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守河內  
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  
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肄習也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  
萬前書音義曰淇園衛之苑多竹篠也養馬二千匹收租肆百萬斛轉已給軍朱鮪聞光

輦車駟

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  
河攻溫鞏溫並今洛州縣也臨黃河故曰鞏河也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  
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  
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  
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  
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  
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  
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  
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  
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前書音義曰驪  
駕併駕也輦車人使行也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  
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已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

何云軍  
於作無

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

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蕭何留守關中上數使使勞苦

心為君計者遣君子孫昆弟能勝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目前人

為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

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

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曰為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

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眾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免

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都中

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

川部將謂軍部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

於市復曰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

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

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曰相

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史記曰秦王

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趙王為秦王鼓瑟藺相如前請秦王擊缶秦王怒

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不懼為擊缶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

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缶秦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竟酒

不能相加既罷歸國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

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厚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犬以秦王相如

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彊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鬪必不俱全吾所

以先公家之急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曰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

具儲酒醪說文曰醪兼汁滓酒執金吾軍人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恂乃出

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

崇曰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分猶於是竝坐極歡遂共車同出

恂守河內不過二  
年遠以文法罷  
免光武為志能  
於人之器用也

郡將

為

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  
浮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  
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巨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  
出巨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  
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狡猾也說文曰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  
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  
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為潁川大乃畱恂長社  
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弟一  
高平縣屬安定郡續漢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  
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  
及漢軍退峻亾歸故營復助囂拒隴氐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  
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二

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

接近便從洛陽至高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已制四方也

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

進軍及汧汧縣屬扶風故城在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

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

書至弟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

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

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

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

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

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亾

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

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  
已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曰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  
諡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曰軍功封列侯者凡八  
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為帝言其忠賜爵關  
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為涿侯涿縣屬沛郡  
封損扶柳侯扶柳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也損卒子釐嗣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  
嗣恂女孫為大將軍鄧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於永初間安帝永初  
后臨朝故得志也恂曾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曰類者鮮矣左傳曰晉范武子燮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實多也夫喜而  
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於寇公而見之矣論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於潔自貴於人少所與與黨自此見害

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  
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曰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  
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曰擅去邊  
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亾命中上書  
曰自從也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  
天理物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  
齒曰上咸蒙德澤犬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也而臣兄弟獨曰無辜為專權之  
臣所見批抵說文曰抵側擊也批音片兮反抵音之氏反青蠅之人所共搆會青蠅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橙梯君子無  
信讒言青蠅能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  
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曰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  
今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杯之怒史記曰昔曾參之處費魯人又有與曾參同姓各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尚書背繩墨案空劾

繩界謂法律也不復質確其過實於嚴棘之下質正也確實也說文云確音胡角反此苦角反嚴棘為獄也易坎上六曰繫用徽黑

寘于叢棘也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

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

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為諂諛張設機網復令

陛下興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

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尺剖棺露齒耳

齒謂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音才賜反又在移反昔文王葬枯骨解見順紀也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大雅行葦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公劉之時仁及草木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故榮以自喻焉今殘酷容媚之吏無

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與虛誣之誅欲使嚴朝必加濫

罰是已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已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

覩之明拒讒慝之誦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

滯怒不為春夏息春夏長養萬物故不宜怒矣淹恚不為順時息遂馳使郵驛布告

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

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史記曰楚人伍奢為平王太子建太傅費無忌譖殺奢者奢子員字子胥奔吳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

漢求季布無已過也季布為項羽將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季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臣遇罰已來三赦再

贖無驗之罪足已蠲除無驗謂無罪狀可按驗也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

甫始也止則見埽滅行則為亾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

廣而無已自覆地厚而無已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巖墻

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已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

大愆愆惡也王言元惡之人犬為人之所惡也足已陳於原野備刀鋸鋸刑也國語曰刑有五大者陳諸原野矣陛下當

班布臣之所坐已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

槐九棘平臣之罪周禮秋官司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罷人右肺石達窮人而闔闔

九重閭闔天門也陷穿步設穿阮舉趾觸罟不置說文曰罟兔網也音浮嗟動行絳羅網

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

國盡懼左傳曰晉侯之豎頭須曰國君而讎匹夫懼者其眾也臣奔走曰來三離寒暑歷陰陽易位當

煖反寒春常淒風淒風寒風也左傳曰春無淒風夏降霜雹月令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又連年大風折

拔樹木風為號令前書翼奉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謹告人也春夏布德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倉廩賑窮乏夏行封慶賜無不欣悅

也議獄緩死之時以議獄緩死也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

湯避遠讒夫之誠劉向說苑曰湯大旱七年使人持鼎祀山川祝曰政不節邪包首臣

寧風旱曰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重猶惜也固不為明朝

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史記曰屈原事楚懷王王受讒流

湘沅而死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史記曰伍子胥為吳行人被宰嚭所譖棄王賜屬臣

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曰葬江魚之腹無曰自別於世屈原

曰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也不勝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禮檀弓曰古人有言狐死

逝而未得魂識路之焚焚老子曰載營魄猶營魂也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兩觀闕

攝司寇誅少正然後登金鑊人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而未悔楚詞曰雖

九死猶未悔也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曰解君怒孝子殞命曰寧

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廩倉也浚深也史記曰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

使穿井舜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父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誑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

乃與象共下土實之舜從旁空出去事見左氏傳也臣敢忘斯議不自斃曰解明朝之忿哉乞曰身塞重責願陛

下勾兄弟死命音益使臣一門頗有遺類曰從陛下寬饒之惠先

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如易曰乘馬班如泣涕漣如言居不獲安行無所適窮困闔戶無所委仰者帝省章愈怒

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贊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勲成智隱靜其如

愚論語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也子翼守溫蕭公是塚塚等係兵轉食曰集鴻烈誅

文屈賈有剛有折誅皇甫文屈於賈復

後漢書列傳卷六

武賈有嗣... 子翼... 曰云... 夫由具... 來則... 不曰... 弟... 弟... 弟...

鄧寇列傳第六

鄧寇列傳第六

後漢書十六

馮岑賈列傳第七

范日華

後漢書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

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汝州郟城縣亦有父城

好讀書通左氏

春秋孫子兵法

孫子名武善用兵吳王闔廬之將也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

漢兵起異曰郡掾監五縣與

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

兵巾車鄉

巾車鄉名也在父城界

異間出行屬縣

間出猶微行行音下孟反

為漢兵所執時異從

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

東觀記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綝音丑心反

竝從光武因其薦異得

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疆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

曰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

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曰歸身

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

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

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主簿苗萌為從事異因薦邑子鈺期音姚

叔壽段建左隆等東觀記及續漢書段並作殷字光武皆曰為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

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曰為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尚

書竟字子期山陽人也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詡音虛羽反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

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

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覽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

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從音

反橫音胡孟反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

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宜急分

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鈺期

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

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玉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

舍止息也至饒陽無萋亭無萋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萋音力于反時天寒烈眾皆飢疲異上豆粥

明日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南宮縣名屬信都國

今冀州縣也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熱火熱音而悅反光

武對竈燎衣燎炙也異復進麥飯菹肩因復度虜沱河至信都光武紀云度虜沱河

至下博城西見白衣老父曰信都去此八十里耳是自北而南此傳先言至南宮後言度虜沱河

南宮在虜沱河南百有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迹其地理紀是傳非諸家之書

並然亦未詳其故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應國名周武王子所封也

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東觀

漢書云異救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也進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有常處也軍中號為整

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隸屬也袁崧書曰先時諸將同營更卒多犯法軍士皆言願

屬大樹將軍光武曰此多之多重也別擊破鐵脛於北平北平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

永樂縣也又降匈奴于林闐頓王匈奴王號山陽公載記曰頓字作確前書音義闐音蹋頓音確因從平河北時更

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儵

東觀記儵字作矯

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

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

異為孟津將軍孟地名古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執曰拒朱鮪等異

乃遣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照形往事所已知今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

墟有堯舜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史記曰微子各

啓紂之庶兄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縛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名周

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少帝孝惠後宮之子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

之迎立代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

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

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季文李軼字言軼與更始疏遠獨居一隅理

難支久欲其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時更

始大臣張印申屠建隗囂等以赤眉入關謀劫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

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已踰史記曰古

公直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不忍戰其人乃與季文誠能覺悟

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亟急也古人即謂微子項伯等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

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

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

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

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機發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取論焉千載一會思成斷金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言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

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天井關在太行山下解見章紀又南

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

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續漢書曰士鄉亭名屬河南郡大破

郡國志河南雒陽縣有士鄉亭注馮異斬

何之隅謂河北注誤

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曰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

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

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巨綴異平陰縣名屬河南郡綴謂連綴也異遣校尉護軍將

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度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

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

異詣鄙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昧更始敗三王謂張卬為淮陽王廖湛為穰王胡殷為隨王更

始欲殺印等遂勒兵掠東西市人戰於宮中更始大敗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上為

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

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其夢也神交故言天命發於精神

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

春定封異陽夏侯夏音賈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

使太中大夫齎牛酒續漢志曰太中大夫秩千石掌顧問論議屬光祿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

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大司

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曰乘輿七尺

具劍具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劍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呂赤眉延岑

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

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勅無為

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

者十餘輩皆率眾降異東觀記曰颍池霍郎陝王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等皆降異與赤眉遇於華

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東觀記宣作重五千餘人

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

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

日雖屢獲雄將餘眾尚多可稍已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

劉放云案異為孟  
津將軍軍有護  
軍非也緣下有  
將軍字明衍將  
軍二字

劉放云案文少一  
軍字他傳中言  
引軍者甚多

元和志曰在永寧縣東北三十里歐陽氏曰自漢以來道皆由此屢中曹公征巴漢惡南路之險更開北道自後行旅率多從之

使諸將屯龜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巨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引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二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回谿今俗所謂回院在今洛州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也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巨救之裁小出兵所以示弱也賊見執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峭底降男女八萬人餘眾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龜池以鳥為喻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子雲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

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也方論功賞巨答大勳時赤眉雖降眾寇猶盛延岑據藍

田王欽據下邳秦武公伐邾致之也隴西有上邳故此有下也芳丹據新豐續漢書芳作芳蔣震據霸陵

霸陵文帝陵因以為縣名故秦芒陽縣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谷口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

醴泉縣東北呂鮪據陳倉角閼據汧駱園延據盤屋任良據鄂汝章據槐

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

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

引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

來降歸異岑走攻析析縣名楚之白羽邑也即今鄧州內鄉縣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

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

陽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隔斷委輸不至

軍士悉已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

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桀不從令者褒賞降

何云此蓋延文是一人于道云通鑑略宗屬下的無蓋宗略延人姓名也

何云此書是也  
世祖度量淺局  
不能同符高祖  
與臣下謹畏保  
身之老則必以  
異為法

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  
鮪張邠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  
人就呂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  
於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眾其後蜀復數遣將間  
出異輒摧挫之賈逵注國語曰折其鋒曰挫懷來百姓申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  
都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三年成都異自已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  
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  
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章示異東觀記曰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曰  
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通侯即徹侯避武帝諱改焉受任方面巨止微功謂西方一面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  
及臣伏自思惟已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已私心斷決未嘗不有  
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子貢曰夫

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桀競逐逐爭迷惑于

數臣已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殺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  
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已謹敕遂自終  
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  
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  
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  
棘定關中荆棘榛梗之謂以喻紛亂既罷使中黃門賜已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  
無羹亭豆粥虀泔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

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史記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鉤後魯桎梏管仲而送

於齊齊以為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媿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臣今

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謂光武獲異於巾車而赦之後數

引讎見定議圖蜀畱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

劉敬云案王常  
後中為作忠

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柁邑未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  
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柁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  
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  
境忸怩小利忸怩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忸復為之也忸音尼丑反忸音逝遂欲深入若得柁  
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孫子兵法之文今先據城邑  
逸待勞非所已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  
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  
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異上書言  
狀不敢自伐孔安國注尚書曰自矜曰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制  
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大司馬本傳忠  
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劉尚也廣雅曰猥眾也柁邑危亾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  
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

又云注懸案地理  
志為作懸  
缺字

功若丘山猶自矜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魯師敗之  
反殿是其功也將入魯門乃策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  
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崇謙讓於是使異進軍義渠  
并領北地太守事義渠縣名屬北地郡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青山在北地參巒界青山中水所出也續漢書曰安  
定屬國大本屬國降胡也居參巒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少卿異又擊盧芳將賈覽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  
薁音於六反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  
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宗固等復立囂子純猶  
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  
匡等且一年皆斬之東觀記曰時賜馬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諸將共攻冀  
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為眾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  
落門未拔落門聚名在冀縣有落門山病發薨于軍謚曰節侯長子彰嗣明年帝思  
異功復封彰弟訴為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侯食三縣東觀記曰東緡

縣屬山陽郡左傳曰齊侯伐宋  
圍緝卽此地也在今兗州金鄉縣  
永平中徙封平鄉侯  
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平鄉侯食鬱林潭中  
彭卒

子普嗣有罪國除  
東觀記曰坐圖殺游微會赦國除  
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仁不遺

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  
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其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  
昭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假音格

光耀萬世祉祚流行垂於罔極子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披

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

繼於今  
和帝永和四年詔紹封蕭曹之後以彰厥功也  
況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

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生

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  
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宋均注曰景風至則封有功也  
於是紹

封普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  
棘音紀力反  
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

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

効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鬪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

貳嚴說其城守  
前隊大夫貳甄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貳師嚴尤共城守計嚴尤為大司馬又非貳師與此不同  
漢兵攻之數月

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

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

巨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  
歸德縣名屬北地郡  
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

彭復為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楊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

城鮪薦彭為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淮陽

風俗通曰東越王徭句踐之後其後徭為姓東觀記曰徭作淫  
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

會春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

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

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  
中將軍最尊自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  
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

劉歆云注中將軍案文為作將中軍鼓下戮人

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  
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

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  
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大人謂大家豪右可曰為用乃

賁歆賁覽也曰為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  
於是拜彭為刺姦大將軍使督察眾營續漢書曰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六將

漢往收之故拜彭為刺姦將軍授曰常所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歸德侯  
如故行大將軍事續漢書曰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與大司

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修執金吾賈復  
驍騎將軍劉植楊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

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曰彭嘗為鮪校尉令  
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

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曰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  
為三王所反解見上文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

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  
將何待乎嬰繞也謂以城自嬰繞而守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

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  
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指河以

其明也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趣  
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敕諸部將曰堅守

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鄧王更始傳尹尊為鄧王乃面縛與

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詣行在所河津亭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  
明日悉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鮪淮陽人後為少

府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

終言著世祖滅

下雙葉等十餘城集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續漢書曰彭南擊荊州至城安昆陽雙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處處皆

破其屯聚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略十有二縣

東觀記曰豐即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為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即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即音求紀反董訢起堵鄉許

邯起杏南陽復陽縣有杏聚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

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

遂返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清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

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

王常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等與彭并

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

等攻之連月不尅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

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清陽

續漢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騎一日不絕歸語奉遂夜遁董訢降彭復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

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小長安解見光武紀帝率諸將親戰大破

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

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陛下既至

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

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兄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

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縣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

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曰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

明旦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乃緩所獲虜令得逃

歸曰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

阿頭山大破之沔水源出武都東狼谷中即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也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

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豐與

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

劉放之甲中作忠

為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為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

黎丘時田戎擁眾夷陵東觀記曰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埽地大將

軍襄陽者舊記曰戎號周成王義稱臨江王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

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續漢書曰辛臣為戎作地圖圖彭寵

陽所得不如按甲已觀其變戎曰已秦王之疆猶為征南所圍豈況

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浙沔止

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已

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東觀記曰戎至期日灼龜下降兆中析遂止不降而反與秦豐合

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已歸夷陵帝幸

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

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已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

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秭歸縣名今歸州解見和紀戎

與數十騎入蜀盡獲其妻子士眾數萬人彭已將伐蜀漢而來

川谷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東觀記曰長沙中尉馮駿將兵

詔彭壘書拜駿為威虜將軍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

當荊州要會津鄉縣名所謂江津也東觀記曰津鄉當荆揚之咽喉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

彭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東觀記曰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又遣偏

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

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

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

彭征伐續漢書曰張隆遣子暉將兵詣彭助征伐上以暉為率義侯不總遣子故言或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

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

大長秋呂朔望問太夫人起居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侯之母方稱太夫人也八年彭引兵從

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

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便

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

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東觀記曰時以縑囊盛土為堤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續漢書云

以縑盛土為堤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

引兵下隴延奔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尾謂尋其後而

擊之凡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

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篲下江

關枋篲以竹木為之浮於水上爾雅曰舩泝也郭景純曰水中繩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關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枋即舩字古通用耳

篲音步佳反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見解

橫江水起浮橋鬪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曰拒漢兵彭數

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並船名樓船之上施樓橈小橈也爾雅曰櫂謂之橈

露橈謂露櫂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冒而唐突也橈音饒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

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

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濯前書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濯音直教反騎五千匹皆會

荆門吳漢曰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曰蜀兵盛不可遣上

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

南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

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

鉤不得去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

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竝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

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

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

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

伐已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

通鑑作彭

劉成云注長史  
長史是王國官  
守令皆長史也  
此軍作吏

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軌行太守事東觀記曰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彭到

江州召田戎食多難卒拔雷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

破平曲墊江縣名屬巴郡今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地關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

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資中縣名屬犍為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又遣將

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翁與臧宮拒

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都江成都江也襲擊侯丹大破

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武陽解見光武紀使精騎馳廣都

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

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述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述大驚曰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人聞而惡之欲徙

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亾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

軍整齊秋毫無犯毫毛也秋毛喻細也高祖曰吾入關秋毫無所取叩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

里遣使迎降前書音義曰任貴越雋夷殺太守枚根自立為叩穀王會彭已薨帝盡已任貴所獻賜彭

妻子諡曰壯侯蜀人憐之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

陽侯細陽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川汝陰縣西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為穀陽侯穀陽

縣名屬沛郡遵永平中為屯騎校尉遵卒子伉嗣伉音口葬反伉卒子杞嗣東觀記曰杞作

起元初中坐事免元初三年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杞細陽侯順帝

時為光祿勳杞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為侍中虎賁

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魏郡秦時置故城在今相州安陽縣東北招聘隱逸與參

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枳棘多榛梗以

喻寇盜充斥也我有蝨賊岑君遏之蝨賊食禾稼蟲名以喻姦吏侵漁也狗吠不驚足下生鼈鼈長毛也犬無

追吠故足下生鼈含哺鼓腹焉知凶災哺食也鼓擊也我喜我生獨丁斯時丁猶當也美矣岑

君於戲休茲於戲歎美之詞見爾雅於音烏戲音許宜反熙卒子福嗣為黃門侍郎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

岑熙守魏郡無為而化何者其政寬簡耶先王官政者簡撥煩而已

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巨還縣縣中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眾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眾歸漢中王劉嘉曰為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乃放桀也武王誅紂故言不能至者春秋之時周衰二君霸有海內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六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分列中夏各自跨據又不逮桓文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曰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不能相施弟持我書往施用也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弟但也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羸力佳反光

武解左驂巨賜之

駮者服外之馬也東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

官屬曰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

調補部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巨職勿曰擅除

東觀記曰

時上置兩府官屬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為部尉上署報不許也

光武

至信都巨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破猶負也析羽為旌旗將軍所執先登先赴敵也所向皆靡

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巨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儵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

洛陽與白虎公陳儵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

始鄆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  
有言沈吟久之乃曰檄叩地曰鄆最疆宛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

對曰臣請擊鄆帝笑曰執金吾擊鄆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

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鄆連破之月

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屬縣悉定

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也明年春遷左將軍

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間連破之新城今伊闕縣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

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曰復敢深入

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東觀記曰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

自助上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六縣六縣皆屬膠東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下密在今青州北海縣東北即墨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挺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黎縣西北觀陽在昌陽縣東挺二音廷復知帝欲

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

敦儒學廣雅曰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觀記曰復闔門養威重授易經起大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曰列

侯就第加位特進東觀記曰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復為人剛毅方直

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曰吏

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

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二十一年卒諡曰剛侯子忠

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宗更封復小子

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即墨侯各一縣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

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稍遷建初中為朔方太守

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為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

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曰擿發其姦或曰功次補長吏

或不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

改不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

孔安國論語注曰叩

更不徵為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

於前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

和帝女臨穎長公主主兼食穎陰許合三縣數萬戶時鄧太后臨

朝光寵最盛曰建為侍中順帝時為光祿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眾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

曰西方城曰南方城山名一名黃城山在今唐州方城縣東北也兩將之功實為大焉若馮賈之

不伐岑公之義信信謂朱鮪知其誠而降義謂荆人奉牛酒讓不受乃足曰感三軍而懷敵人故

能尅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曰全福征南

惡彭亾之地留之曰生灾柏人縣名也高祖嘗欲宿於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竟有貫高之事豈幾慮自

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宛賊奇鋒震敵遠圖謀國

後漢書十七

後漢書十七

後漢書十七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范曄 後漢書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曰賓客犯

法乃亾命至漁陽命名也謂脫其各籍而逃亾資用乏曰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

至皆交結豪桀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續漢書曰雒陽人韓鴻為謁者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

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

為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

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

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可再遇也寵曰為然而官

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曰譎眾未知所

出譎詐也未知欲出何計以詐也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續漢書曰

時道路多飢人來求食者問曰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

一時之功

劉歆案注文漢石下少之字

膠本以縣據迎監身是百直視之監吏

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齋呂  
詣寵令具已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  
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續漢書曰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闔等及光武於  
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續漢書曰時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士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賜號建策  
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已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  
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  
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鷲有智謀廣雅曰鷲執也凡鳥之勇銳獸  
之猛悍者皆名鷲也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  
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救諸郡不肯應調調發也漢乃將二十騎先  
馳至無終無終本山戎國也無終山名因為國號漢為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也曾已漢無備出迎於路漢  
即攜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弭猶服也  
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

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諸將人人多  
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屬猶近也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  
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  
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  
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  
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  
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  
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  
畱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  
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  
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僥猶求也中  
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亾危亾之至在人所由不可

說原非  
也凡可  
不恭

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亾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續漢書曰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謂傳舍出召漢漢至躬在彭前伏漢曰何故與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續漢書曰從擊銅馬重連高胡皆破之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錄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卽位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

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

水經曰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至昌

亭與唐

漳者十餘萬人帝使使者齎書定封漢爲廣平侯食廣平斤

漳曲周廣年凡四縣

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西北廣年在今永年縣東北斤漳在今洛州洛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洛州曲周縣西南廣

年避煬帝諱故改爲永年縣

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修武悉破諸

屯聚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鄆穰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南陽新野縣有黃郵水黃郵聚也又與偏將

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

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

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

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

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

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

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非有仗節死

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

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前書鄧通為黃頭郎音義曰士勝水故刺船郎著黃帽號黃頭

也及烏桓突騎二千餘人齊鼓而進續漢書曰漢躬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雷鼓聲皆大呼俱因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

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竝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

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益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

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及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

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竝

作長垣按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而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為名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鬲縣

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益當土疆宗豪右也鬲音菓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

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

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眾所及也冬漢

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忠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

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

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眾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無鹽縣名屬東

平國故城在今鄆州東進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胸城明年春拔胸胸縣名解見光

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

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亾則沮敗眾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

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亾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

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

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橈短楫也音人遙反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

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為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

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續漢書曰健為郡南安縣有魚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

漁涪津廣  
數百步

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

其眾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

成都市橋橋名也解見  
公孫述傳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

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

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

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向東觀記  
續漢書

尚字竝  
作禹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

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

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

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眾十許萬分

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

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

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

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

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

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

藩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

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

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

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

略猶  
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

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

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

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且日城降斬述首傳

通鑑別將  
下重將字

劉歆云案文當有一山字

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雁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城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胸臆徐容等宕渠胸臆二縣名皆屬巴郡胸音敏臆音忍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胸音春臆音洞其地下濫多胸臆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以歆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

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二敵國矣隱威重之

貌言其威重若敵國前書周亞夫謂劇孟曰大將得之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

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

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重慎之察也斤音斬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

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東觀

記曰漢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也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

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諡曰忠侯

東觀記曰有司奏議以武為諡詔特賜諡曰忠侯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

事漢置南北軍五校尉解見順帝紀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霍光傳云以北軍五校尉輕車介士載光尸以輜輶車黃屋左纛軍陳至茂陵不以南軍者重之也子哀侯

成嗣為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為三國成子旦為灑陽侯灑陽縣名屬汝

南郡在灑水之陽因以為名其地今豫州吳房縣也音劬以奉漢嗣且弟盱盱音火為筑陽侯成弟國為新

蔡侯筑陽縣名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在筑水之陽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西新蔡縣名屬汝南郡蔡平侯自蔡徙此故加新字今豫州縣也筑音逐且卒無子國

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為平春侯平春縣名屬江夏郡以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

漢兄尉為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為安陽侯安陽縣名屬汝南郡古江國也故城在今豫州新息

縣西南帝以漢功大復封弟翁為褒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

尉嚴宜與漢俱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為偏將軍封建信侯建信縣名屬千

國乘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差彊人意是倚之也遂見親信是愛之也

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論語文剛毅謂強而能斷木樸慤貌訥忍於言也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

則成仁矣斯豈漢之方乎方比也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

見信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見疑也又曰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者必勃是見信也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

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足相依信則情無疑阻若彼此之誠未協仁義不足相

依則智者翻以有餘見疑朴者以愚直取信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要陽縣名屬遼東郡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

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古者三公下至郡縣皆有掾屬續漢志曰建武

十八年立刺史十三人人主一州皆有從事史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非一延並為之故言歷也漁陽屬幽州東觀記云延為幽州從事彭寵為太守召

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歸光武續漢書曰并與孤奴今王長同勸龍

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為虎牙

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酸棗封丘二縣名屬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滑州縣也封丘故城在今滑州縣也

其夏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

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續漢書曰時劉永別將許德據襄邑

延攻而進取麻鄉麻鄉縣名故城在今宋州碭山縣東北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

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東觀記云走出魚門然則東門名魚門也延追擊大破之永棄

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薛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東觀記曰魯郡太守梁丘壽也而彭

城扶陽杼秋蕭皆降扶陽縣名屬沛郡杼秋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徐州蕭縣西北杼食汝反又破永沛郡太守斬

之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修永將蘇茂佼彊周建等二萬餘人佼彊姓名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也救永共

劉放云案文皆拔下不可無一字

蓋延字巨卿

梁

攻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大半。永棄城走湖

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楚

今彭城縣也。臨淮郡名。今泗州下邳縣高祖廟在今徐州沛縣東故泗水亭中。即高祖為亭長之所也。嗇夫主知廟事。東觀記曰：時益延因齋戒祠高祖廟。三年睢陽復

反，城迎劉永。反音翻。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

擊，盡得輜重，永為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

周建於蕪。蕪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蕪音機。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留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因

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拔之。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復追敗周建。蘇

茂於彭城，茂建亾奔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前書有賁赫音肥。憲聞

之，自郟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郟，則

蘭陵必自解。」擣擊也。東觀記作擊字。延等曰：「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

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

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巨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

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郟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

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

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

襲敗延，延走北度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東觀記續漢書皆云：

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帝自將而東，徵延與

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

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竝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

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

皆定。街泉略陽、清水三縣皆屬天水郡。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歙攻河池，未剋，以病引還。拜

為左馮翊將軍如故。續漢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

薨於位。子扶嗣，扶桑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

注賁音奔  
劉放之案文多  
一賁字

入云案文多  
遂字緣下有  
遂字誤之

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為蘆亭侯東觀記作蘆亭恢卒子遂

嗣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也少為郡吏更始立

以宗室劉嘉為太常將軍俊為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

武以為安集掾東觀記曰俊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為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即拜解印綬上以為安集掾從擊銅馬於清

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華嶠書曰拜為彊弩偏將軍賜絳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與五校戰於安次

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

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

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

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

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

武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即位封俊為列侯建武二年春

攻匡賊下四縣匡賊即匡城縣賊也東觀記作匡城賊匡城古匡邑也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南更封新處侯新處縣名屬中山國引

擊頓丘降三城頓丘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魏州頓丘縣北陰安城是也其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為

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南有金門白馬水蓋賊起於二水因以為名是時

太山豪桀多擁眾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

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

羸下羸縣名屬大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步時擬私封爵人之印綬稍

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事在弇

傳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為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

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贛榆贛榆縣名屬東海郡贛音貢進破胸賊孫

陽平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

青徐華嶠書曰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

受其

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  
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已為重憂且勉鎮撫  
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祝阿縣名屬平原郡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  
子浮嗣徙封斬春侯斬春今蕪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封斬春侯斬音祈浮卒子專諸嗣專  
諸卒子篤嗣

臧宮字君翁潁川潁人也潁縣名今汝州郊城縣也少為縣亭長游徼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鄉有游徼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

多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

從破羣賊數陷陳郤敵光武即位以為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

成安侯成安縣名屬潁川郡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

顏華嶠書韋字作韓於沮陽酈悉降之五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

皆下之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申州鍾山縣西南帝使大中大夫華嶠書曰使張明也持節拜宮為輔威

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期思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

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中盧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襄陽縣南蓋駱越人徙於此因以為名是時公孫述將

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

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

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且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

門限斷相告言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言勞軍營宮陳兵大

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醢音所宜反說文曰下酒也詩注曰以筐曰醢也越人由是遂安宮與

岑彭等破荆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

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沅水出廣漢解

見光武紀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

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反音翻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

百匹宮矯制取旨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

劉放案從擊無  
理當作縱字

這北

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  
從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眾

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華嶠書曰上置書勞宮賜吏士絳繅六千匹自是乘勝追北降者日十

萬數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為背失其指矣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

眾降進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各因以為縣名

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音皮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

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

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張載注蜀都賦云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雒郭門蓋其數焉至吳漢營飲酒

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

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

之進軍咸門成都北面東頭門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帝以蜀新定拜宮為廣

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鄼侯十五年徵還京師日列侯奉朝請

定封朗陵侯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

維汜弟子單臣傳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維或作緹劫吏人自稱將

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

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為

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

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

然之即勅宮徹圍緩賊賊眾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

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武谿水名在今辰州盧谿縣宮以謹信質樸

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

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

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

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抵解也虜令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赤地名在

名言

赤地

地之物皆盡說苑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

再來時或易失左傳曰大福不再蒯通曰時者難遇而易失也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

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謂張掖酒泉

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

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即張良於下邳圯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

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

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

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

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

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

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顓臾魯附庸之國魯

伐而兼之時孔子弟子冉有仕於季氏孔子責之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季氏

之邑今不取恐為子孫之憂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誠能舉天下

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

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

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由為

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思雖懷

壘紆紱跨陵州縣壘解見光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

以殊貴賤也自五霸遊與殊名詭號千隊為羣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

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謂誅隗囂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

兵之日幾會也觀習也先志者乘勝之志也臧官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

羯胡

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其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此

李云漢家用黃老前後有効

之北矣

屈原曰撫長劍而玉珥曹植結交篇曰利劍鳴手中說文曰抵側擊也

光武審黃石存包桑

周易否卦九五曰其凶其凶繫于包

桑言聖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自危懼乃是繫于包桑也包本也繫于桑本言其固也

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祠幣以禮

匈奴之使

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傳曰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詣闕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

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馬裘今贈繒五百匹斬馬劍一是卑詞幣禮也

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

忍傷黥王之陳乎

平城縣名今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流矢所中顛沛狼狽也顛

音丁千反

贊曰吳公鷲彊是為龍驤

戰國策曰廉頗為人勇鷲而愛士白起視瞻不轉者執志彊也驤舉也若龍之舉言其威盛鄒陽曰神龍驤首奮翼

則浮雲出流

電掃羣孽風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鷹

揚詩曰良士休休又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西川宅鳳園氏雷開甫

後漢書十八

耿弇列傳第九

弟國國子秉秉弟夔國弟子恭

賣衣買書志亦迂榮談不異隨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誅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十九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

言吏二千石自鉅鹿徙

焉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也

父況字俠游曰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伋

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

稽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性淨不求進官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

見為巫醫於民間也

後為朔調連率

王莽改上谷郡曰朔調守曰連率

弇少好學習父業

袁宏書曰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

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

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

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

令況自呂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詣更

始因齎貢獻呂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

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興成帝正統捨此不

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興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

前書

劉放云常見郡尉試騎去樓漢謂郡試後人不曉妄改為尉注所云郡尉六合作都且講武不專在都尉何得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

劉放云按百官志  
公府有門史之祭  
導云為門下史知  
此當作史字

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曰

麟烏合之眾麟轆也音力丹反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

也倉包不從遂亾降王郎奔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

雷署門下吏奔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自定邯鄲光武笑曰小

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續漢書曰奔還檄與况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不見信宜自來况得檄立發至昌平

也見上奔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

議奔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寵南陽宛人也

谷太守即奔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

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

奔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續漢書曰奔歸主人食未已薊中擾亂上駕出南城門頗遮絕輜重城中相掠奔既與上相失

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也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奔走昌平就况昌平縣名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

在縣東也因說况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奔與景

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曰下

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一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

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

言二郡兵為邯鄲來眾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奔等說曰

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曰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

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奔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

郡太守趙永而况勸永不應召令詣於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

還而代令張曩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曰為援助光武曰奔

弟舒為復胡將軍使擊曩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

北寇上谷况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

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

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竝北之部時

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溫明殿

漢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洛州邯鄲縣內

弁入造牀下請間因

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

更始傳曰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

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

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

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

公不能辦也

辦猶成也音蒲莧反

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

北北據天府之地

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弁以河北富饒故以喻焉

曰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

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

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人者多弁願歸幽州益發精兵召集其大計

光武大悅

續漢書曰光武初見弁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弁曰大王哀厚弁如父子故披赤心為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

乃拜弁為大將

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弁到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漢亦誅

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

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弁常將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

乘勝戰慎水上虜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

數日乃振

壁謂築壘也

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

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通縣也廣陽國有廣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名並在今幽州也

光武還薊復遣弁與吳漢景丹

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

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

平谷解見光武紀

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

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

無終土垠並縣名屬右北平郡無終故城在今漁陽縣土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垠音銀

至浚靡而還

浚靡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

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為烏桓貊人所鈔擊

光武即位拜弁為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

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

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眾呂

從岑弁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

劉歆云河北北據

其字

何云拂信稱弟一  
面何嘗有子弟  
入侍有以又先至  
不弘也

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奔從幸春陵因見  
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  
平獲索東攻張步自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奔進攻漁  
陽奔自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  
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  
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奔  
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人侍帝善之進封況為兪麋侯兪麋縣名屬右扶風  
故城在今隴州開陽縣東南喻音踰乃命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擊望  
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望都縣名屬中山國堯母慶都山在南故以名焉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在今易州易縣  
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良鄉縣名屬涿郡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陽鄉縣名屬涿郡  
屬涿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  
萬分為兩道自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軍都縣屬廣陽郡有軍都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舒襲破其

眾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

嘉況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袁松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

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奔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西原大

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奔進討張步奔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

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自

度朝陽縣名屬濟南郡在朝水之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漯河在今齊州臨濟縣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

歷下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也又分兵屯祝阿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山莊縣東北別於太山鍾城列營

數十自待奔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

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人去

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也奔進兵先脅巨里使多

伐樹木揚言自填塞阬漸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奔欲攻巨里謀來

救之奔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

通鑑云日  
未中而

城陰緩生口令得亾歸歸者巨弁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

萬餘人來救之弁喜謂諸將曰吾所巨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

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爾雅曰山脊曰岡坡者曰阪

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巨示巨里城中城中兇

懼兇恐懼聲首呼勇反費敢悉眾心歸張步弁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

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

安西安縣各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弁進

軍畫中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灑水因名焉居二城之間弁視西安城小而堅

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會猶集也後五日攻西

安藍聞之晨夜傲守至期夜半弁勅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而蓐蓐中食也會

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巨為宜速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

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

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亾去所謂擊一而得二

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

還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

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

藍聞之犬懼遂將其眾亾歸劇弁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

步至乃取之巨激怒步步聞大笑曰巨尤來大彤十餘萬眾吾皆

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會況之長子故呼為大耿又皆疲勞足何懼乎乃

與三弟藍張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號二十萬至臨淄大

城東將攻弁袁崧書曰弁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伏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

敢進故示弱巨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伏琛齊地記曰小步氣

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

是計也

記作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曰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

中奔股曰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弁明日復勒兵出是時

帝在魯聞弁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兵盛可

且閉營休士曰須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

官反欲曰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

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曰待之兩

伏兵如鳥之翼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鉅昧水名一名巨

光縣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

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弟謂弁曰昔韓信破

歷下曰開基前書曰齊屯田於歷下以備韓信擊破之今將軍攻祝阿曰發迹此皆齊之西界

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前書曰酈食其說齊三田廣廣降之乃與食其縱酒罷

也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

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前書曰齊既破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

敢動者族之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大司徒

隆之父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弁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

常曰為落落難合落落猶有志者事竟成也弁因復追步步奔平壽

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音竹林反弁傳步詣行在

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東觀記曰弁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

令步兵各曰郡人詣旗下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

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祝阿餘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

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漆縣名屬西扶風故城在今八年從上隴明年與

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弁凡所平郡四十

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曰國弟

廣舉竝為中郎將弁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曰為榮

取郭皆以永平元年卒取小字一也

劉歆云按百官序羽林左右監蓋左右騎不合有車字

劉歆云按前後皆作紹封此誤

劉歆云按他傳皆語無單言名者明之取字下文乃可言余取

劉歆云注以其殺伐多也按文多也字

及況卒諡烈侯少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封戶邑上大將軍印綬

罷上音時曰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

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忠嗣忠曰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

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

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

喜卒子顯嗣為羽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為河

陽太守後曹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決錄注云援字伯緒官至河東太守也牟平侯舒卒

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為清河孝王妃

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為孝德皇后曰妃為甘園大貴人帝曰寶元

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

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

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林慮侯林慮即一隆慮也至此遊揚而諱改焉位至侍中安帝

崩閭太后曰寶等阿附嬖倖其為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為亭

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決錄注曰寶字君達大貴人數為耿氏請陽嘉三

年順帝遂詔封寶子箕牟平侯為侍中曰恒為陽亭侯承為羽林

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

風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

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淮陰侯韓信也史記韓信說高祖曰

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名雖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天下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定三秦廟勝謂謀兵於廟而勝敵

弁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弁自剋拔全齊而

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懷思也言豈不思重立大功乎將時之度數不足曰相容乎三

世為將道家所忌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而耿

氏累葉巨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已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東觀記慮作憲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為黃門侍郎應對左右

帝曰為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

次當嗣上疏曰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

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徵為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

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

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曰為天

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曰為宜如孝

宣故事受之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塞請朝帝發所過郡二千騎迎之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令東扞鮮卑北

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晏晚也有警言急則開門晚也萬世

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

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馬又上言宜

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曰防逃亾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

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

之略曰父任為郎數上言兵事常曰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

在匈奴曰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

召議省闡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

會議常引秉上殿訪曰邊事多簡帝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

年曰騎都尉秦彭為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

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

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曰

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曰為并力

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

北入眾軍不得已遂進竝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

是周

劉放云按文多有字緣上言無邊委生此對文非也

劉放云按致當作置

何云按帝紀馮勤以平七年自大司馬為司徒則此司馬當改大司馬

取秉腰笏八圍

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

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固尚光武女涅陽爵

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

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

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

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記曰脫帽趨抱馬號也秉將曰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

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即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

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置戍已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

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為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

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為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

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憲傳封秉美陽侯食

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

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永元二年

代桓虞為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曰朱棺玉衣將作大

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諡曰桓侯匈奴聞秉卒

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黎即務字古通用也務割也音力私反長子冲嗣及竇憲敗曰秉

竇氏黨國除冲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

敬異之稍遷少府紀曰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不

坐紀懼禍滅者眾矣元和姓纂曰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恪姚寬云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為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

轉車騎都尉三年憲復出河西曰夔為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

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闕氏名王已下五千餘

級單于與數騎脫亾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

蘇氏恨此人所

夜白曰兒實夷頭也于唐同或作帽

何云此軍都尉劉都府車也

本三國志作李

韋況本紀作

見沈字疑

疑即卷末溥子

畢畢字上有

劉放云按官無車

騎都尉明衍車字

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栗邑侯。栗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會北單

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

海上。遣使款塞。巨夔為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

奪爵土。後復為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貊

人寇郡界。夔追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

及諸郡兵屯雁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為先鋒。而遣

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莫鞬

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

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衆。

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巨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

後遷行度遼將軍。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戩音元

初元年坐徵下獄。巨減死論笞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

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

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

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

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為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

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乃已。恭為戊巳

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延州蒲昌縣城是也。謁者關寵為巳校尉。屯

前王柳中城。柳中即今西州縣。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

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武帝賜公主博具。

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嫁與烏孫昆莫。乘輿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蓋後宣帝賜以博具也。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

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

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破。匈奴遂破殺

金微山自漢出師可未嘗出

何已字衍文下云關寵為巳校尉也

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呂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曰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笮謂壓笮也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大宛中城名昔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因以為號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曰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虜出不意曰為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龍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眾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

私曰虜情告恭又給曰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亾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曰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龍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曰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曰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一部謂關龍及恭也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曰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

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

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遶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斬首

五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

走車師復降東觀記曰車師太子比持皆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

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因

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

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自為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

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

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

六人隨路死没三月至玉門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即玉門關也唯

餘十王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為恭已下洗沐易衣

冠上疏曰耿恭巨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

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

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

宜蒙顯爵巨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

於是拜為騎都尉巨恭司馬石修為雒陽市丞張封為雍營司馬

軍吏范羌為其丞其今衛州共城縣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

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按東觀記馬嚴齎牛酒釋服奪情不令追服明年遷長水校

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

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羌接戰明

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畱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

四萬餘頭勒姐姐音紫又子也反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

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

固卽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

軍防屯軍漢陽曰為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忿恭薦寶固奪其權及防還監營謁

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

於家子溥為京兆虎牙都尉溥首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護園陵元初二

年擊畔羌於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畢並為郎畢字季遇

順帝初為烏桓校尉遇或作過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畢率烏桓及

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

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

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

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蘇武帝時使匈奴匈奴乃幽囚武於大窖中

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羶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二十年乃還也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

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巨至是乎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二者不可俱捨生而取義也昔

曹子抗質於柯盟曹子魯大夫曹劌也一曰曹沫史記曰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壓

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相如申威於河表相如解見寇恂傳也蓋曰決一旦之負異乎

百死之地也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也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虎而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

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間趙殿醜酒齊

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凶狄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為南單于由是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

也秉洽胡情夔單虜迹慊慊伯宗枯泉飛液

後漢書列傳卷第九

分記句以自此分

南此何

鈇期王霸祭遵傳第十

祭遵從弟形

范曄

後漢書二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鈇期字次況，潁川邠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父猛

為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

召署賊曹掾。漢官儀曰：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賊曹主盜賊之事。從御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

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

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趣！」周禮：隸僕掌蹕宮中之事，鄭眾曰：「止行清道也。若今警蹕，說文：趣與蹕同。」眾皆披靡，披普彼反

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曰：「期為禪。」將與傅寬、呂晏

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曰：「期為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

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真定。宋子

攻拔樂陽、橐肥壘。樂陽縣名，屬常山郡。今恒州橐城縣也。故城在縣西。肥壘，故肥子國也。漢以為縣，故城在今橐城縣西南，並屬真定國。壘音力追反。從

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兒音五，奚反。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

授

期長八尺二寸，蓋從身尺

劉放云按憤為馬扇  
期被創中額是憤字

被創中額攝憤復戰攝猶正也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

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

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眾巨順

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趨邪唯天子得稱警

躡時銅馬數十萬眾入清陽博平博平縣名屬東郡在今博州縣也期與諸將迎擊之

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

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青犢赤眉于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

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力苦戰也遂破走之光武即位封安

成侯安城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南也食邑五千戶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

繁陽縣名故城在今相州內黃縣東北內黃故城在西北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京或謀欲相

率反鄴城帝巨期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

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

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

陸謀欲反音翻城迎檀鄉或巨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

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

與老母往就陸也必以在城中為吏不如為賊之樂即任將母往就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

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巨謝期期嗟嘆巨禮葬之而還熊

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巨期為太中大夫

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為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

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

出前書武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日期門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

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十年卒東觀記曰期疾病使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

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帝親臨襚斂贈巨衛尉安成侯印

綬諡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為建平侯建平縣名屬沛郡故城在今亳州鄆縣西北一名馬頭城後

反音翻

徙封丹葛陵侯葛陵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鮑陽縣也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

嗣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東觀記曰祖父為郡決曹掾父為郡決曹掾漢

儀決曹主罪法事霸亦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

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

貧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

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過潁陽

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

光武為大司馬巨霸為功曹令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

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

勁莫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

將巨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說文曰厭厭手相笑也厭音弋反厭音喻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霸

劉成云按功曹有史耳不當有令字

邪揄

慚慊而退慊亦慙也音據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

恐及至虘沱河侯吏還白河水流澌澌音斯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

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度官屬

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

度護度也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

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巨加此今文尚書曰武

王度盟津白魚躍入王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巨濟事殆天瑞也巨為軍正爵關

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

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巨斂之

傷者躬親巨養之光武即位巨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為偏將軍

并將臧宮傅俊兵而巨宮俊為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富波縣名

屬汝南郡在今豫州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

劉成云按文脫衣可言以斂之躬親不宜復有以字

大月之即司馬  
宣王三拒武度  
也何云

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  
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  
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  
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  
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  
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眾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  
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  
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  
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眾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  
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  
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巨微一切之勝微要  
切猶權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  
時也

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曰城降  
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為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  
年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  
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  
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  
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拘猶書拜霸上谷太  
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限也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  
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為諸軍鋒  
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與平城下破之追出塞  
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  
將尹由於崞繁時不剋崞及繁時皆縣名屬鴈門郡並  
今代州縣也有崞山焉崞音郭十三年增邑戶更封  
向侯向縣名屬沛郡左傳曰莒人入  
向案今密州莒縣南又有向城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

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

焉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

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

委輸可從溫水漕水經注曰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軍都縣南又東過薊縣北益通以運漕也呂省陸轉輸之勞

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

十年定封淮陵侯淮陵縣屬臨淮郡永平二年呂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

封軼侯軼縣名屬江夏郡軼音大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義長公主為黃門郎

度卒子歆嗣

祭遵字弟孫祭音側界反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

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為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呂其柔也

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巨縣吏數進見光武

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

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

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賞之賞猶赦也呂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

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尋拜為偏將軍

從平河北巨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

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

臧宮等入箕關箕關解在鄧禹傳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東觀記曰柏華聚也弩中

遵口洞出流血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

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新城縣名屬河南郡今伊闕縣也屯結險隘為人害詔

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

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有霍陽山故名焉俗謂之張侯城在今汝州西南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

年春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歎曰

識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

安祖于也持之久  
作此何云

杜衍縣各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西南時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

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

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玄執豐降說文曰玄曆上初

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曰五綵囊裏石繫豐肘云石中

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

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良鄉

拒彭寵因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

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

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向等從天水伐公孫述續漢書

廣陽城門設祖道關過諸將以遵新破漁陽令取在前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

辭說解故解故謂解脫事故以為辭說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

其將帥曰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

益深而蜀警倍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為前行隗囂使其

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

退下隴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

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囂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

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

夜乃罷黃門署名前書曰是時名倡皆集黃門武樂執干戚以舞也良猶深也或作久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呂御蓋

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

不卻東觀記曰時遵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距難衆兵即欲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

九年春卒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

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曰是重焉緣或作綵及卒愍悼

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

何云不改恭儉之

王莽以符命盜漢而好之遵為此二條可為監戒

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東觀記曰上還幸城門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

親祠巨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及上官太后親臨光喪使太中大

夫任宣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東觀記曰時

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孔子曰尊五昔高祖大

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呂

姝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前書曰蕭何奏事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

疇等也言功臣死後子丹書鐵券傳於無窮前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斯誠大

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呂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

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呂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

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賴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

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

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呂加生厚亡有呂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

鐵券

劉波曰按文當作  
光明

月卓高也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

其小歛大歛可謂盡禮也故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

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

西拒隴蜀先登坻上即隴坻上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衝兵衝也謂吳

還唯遵獨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言不清名聞於海

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

產兄午呂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呂身任於國

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塋洛陽問呂家事

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論語孔子曰仁以為己任不遵為將軍取士

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修七寸

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

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

衝難

爵死有諡爵曰殊尊卑諡曰明善惡臣愚曰為宜因遵薨論叙眾

功詳案諡法曰禮成之諡法周書之篇周公制焉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帝

乃下升章曰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曰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

介士軍陳送葬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介士甲士也東觀記曰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陳送葬諡曰成侯既

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

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東觀記曰上數嗟嘆衛尉銚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

不已群臣各懷斬懼也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曰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家側每

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初曰遵故拜彤為黃

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曰彤為偃師長令近遵

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遷襄

賁令襄賁縣各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

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璽書勉勵增秩一等

賜縑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身相連和強盛數入塞殺略

吏人朝廷曰為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及遣諸將分屯障塞

帝曰彤為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

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

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

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

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闚塞彤曰三虜連

和卒為邊害卒終也三虜謂匈奴鮮卑及赤山身相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曰財利其

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

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

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

彤能貫三百斤

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秩  
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  
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身相並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毅  
體貌絕眾撫夷狄巨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  
數犯上谷為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彤乃率勵偏何  
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  
驚首之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  
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為太僕彤在遼東幾  
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  
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  
巨為可屬巨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  
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  
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

久任効

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  
有輝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門是非禦侮邪

十六年使彤巨太僕將萬

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  
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巨為涿邪山彤到不見虜  
而還坐逗遛畏懼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  
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  
誠慙恨義不可巨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若汝也皆為  
文簿而上之身  
自詣兵屯效死前行巨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  
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烏桓鮮卑  
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  
為立祠四時奉祭焉彤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  
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彤  
子孫多為邊吏者皆有名稱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條侯周亞夫也

為將軍軍於細柳文帝幸其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此真將軍也穰苴齊人田穰苴也齊景公使為將軍使莊賈往穰苴與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至賈後至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士皆振慄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獷古猛反又音久永反徼人請符呂立信

胡貊數級於郊下徼人謂徼外人偏何等也符驗也為徼何請還自効以驗內屬之信數級謂徼何斬匈奴送首級受賞賜至乃卧鼓

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三十年為一世

言承化久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而一肯之故巨致感憤肯過也左傳曰不以一肯掩大德肯音所景反惜哉畏

法之敝也畏法猶嚴法也

贊曰期啓燕門不成霸水虜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抗遼左邊庭懷

和

後漢列傳卷第十

銚期王霸祭遵傳第十

蜀川中廟前氏廟

後漢書二十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任光子隗

後漢書二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為鄉里所愛初為鄉嗇夫郡縣

吏續漢志曰二老游徼郡所署也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為役先後知人貧富為賦多少漢兵至宛軍人見光

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

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為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

尋王邑更始至洛陽曰光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

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修信都令也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續漢志曰五官

掾掌署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東觀記扶柳縣廷掾詣府白光光斬之於市曰

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貝不知

所向傳聞信都獨為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

全獨守無援故恐之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開門與李忠萬修

孫魯

劉波云按他處復字  
郡名皆不言郡名  
明此行

余謂上云寇掠河  
濟間則萊字當  
行注上後也

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執力虛弱欲俱入城頭  
子路刁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  
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  
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  
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  
刁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  
得檄傳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投至也堂陽今冀州縣也使騎各持  
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  
之間兵眾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迺遣光歸郡城頭子路者東  
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盧城頭盧縣名屬太山郡今濟州縣故號  
其兵為城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間眾至  
二十餘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園郡太守今萊州詡濟南太守皆

行大將軍軍事是歲曾為其將所殺眾推詡為主更始封詡助國侯  
令罷兵歸本郡刁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兖界眾有  
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為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  
聚與諸賊會於檀鄉今兖州瑕丘縣東北有檀鄉因號為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  
起在平在平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聊城縣東在音仕疑反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眾十餘  
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  
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阿陵縣名屬涿郡也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師奉朝  
請其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為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巨賑卹宗族牧養孤  
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續漢志曰羽林有左右監一人各六百石左右羽林騎虎賁中郎  
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即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巨為將作大匠  
前書曰將作少府秦官也景帝更名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隗迺置

素崧書曰愧言  
默守直

素紀云字仲卿

劉宏注高密侯  
按文侯當作國高  
密實王國不當  
作侯也

東觀記無大  
字

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為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

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巨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即

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

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

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持重謂守正也執議不移回邪也隱避也語在表安傳永元四年

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為步兵校尉徙封西陽侯西陽縣名屬山陽郡也屯

卒子勝嗣東觀漢記曰勝字作騰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北鄉縣名屬齊郡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黃今萊州縣也故城在縣東南父為高密都尉臣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

郡國志高密侯百官志皇子封每國傳相各一人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盜賊高密非郡為都字者誤

忠元始中巨父任為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巨好禮修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王莽改信都國曰新博都尉曰

屬長也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

任光同奉世祖巨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巨

帶忠東觀記曰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苦陘縣名屬中山國章帝改曰漢昌自此已後

隨代改之今定州唐昌縣是也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

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巨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

物賜之馬色黑而青曰驪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

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

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巨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

家屬在入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

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

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

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迺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

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

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

迺還復為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

中水縣屬涿郡前書音義曰此縣在兩河之間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瀛州樂壽

北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憲等六年遷

丹楊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

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臣丹楊越俗不好學嫁娶

禮義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

校亦學也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序門之外

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

長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悌之行立鄭玄注曰春秋以禮會民於州序也

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二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

著音直略反

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

東觀記曰病瘳免

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

除

東觀記曰永平二年坐純母禮殺威弟季

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

萬修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為信都尉與太守任光都尉

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為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

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

剋而病卒於軍子普嗣徙封汝氏侯

汝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汝谷水故以

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

扶柳縣名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

太后紹封修曾孫豐為曲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

子國除延熹二年相帝紹封修玄孫恭為門德亭侯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為遼西太守彤初為王莽和成卒正

東觀漢記曰王莽分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為卒正也

守畱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

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自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

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

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眾未合議者多言可

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

案水經注建武六年封也

和成紀作和戎水經注和城

李忠丹楊太守者八年故以

邳符悲切風俗通

何云時王郎方據  
郭郡郭郡二字疑  
有誤而作二郡臣  
氏

考異曰范書郭  
郭成民不肯背  
成主字皆作城  
表紀作郭戰和  
城民不肯捐和城  
而千里送公漢春  
秋作郭郭之民不  
能捐父母背成主  
案文意城皆當  
作成郭郭成謂  
郭戰勢成也成主  
謂王郎已成也

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自迎之一  
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  
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身合  
之眾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巨攻則何  
城不克巨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  
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  
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  
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為  
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  
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  
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  
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

胡氏墮讀  
王應麟本  
有郭字作  
城民城主  
通鑑作成  
民成主  
堂陽屬安  
平郡王應  
麟曰縣屬  
鉅鹿今屬  
州南富  
陽鎮

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忌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  
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  
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  
侯靈壽縣名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西北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  
是年免復為左曹侍中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  
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也十九年湯卒子某嗣  
史闕名也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紹封彤孫音為平亭侯音卒子柴  
嗣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  
侯綏封平臺侯重平縣名屬渤海郡故城在今安德縣西北臣賢案平臺縣屬常山郡諸本多云平臺者誤也

靈壽屬  
當郡  
鉅鹿音  
字疑

論曰凡言成事者自功著易顯謀幾初者自理隱難昭幾者事之先見者也斯  
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迺議者欲因二郡之眾建入關之  
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為幾乎

語曰一言可巨興邦論語魯定公謂孔子之言也斯近之矣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東觀記曰喜作嘉字共休故字

也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廼開門迎世

祖巨植為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為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

曰附王郎眾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納郭

后后即揚之甥也故曰此結之廼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漆里

封植為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為驍

騎將軍封觀津侯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舊縣西北喜卒復曰歆為驍騎將軍封浮陽

侯浮陽縣名屬渤海郡在浮水之陽今滄州清池縣也喜歆從征伐皆傳國於後向徙封東武陽侯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為王莽濟平尹莽改定陶國曰濟平也純學於

長安因除為納言士王莽法古置納言之官即尚書也每官皆置士故曰納言士也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

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為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

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眾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廼得見說軼曰

大王巨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遭遇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

弟稱王拔德率也拔音步未反期音基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暴

與此智者之所忌也前書陳嬰母謂嬰曰暴得富貴者不祥也故云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

況沛然自足可巨成功者乎公羊傳曰力沛然若有餘何休注曰沛有餘優饒貌軼奇之且巨其鉅

鹿大姓廼承制拜為騎都尉授巨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

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

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

郎反東觀記曰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十馳歸宋子與從兄詭宿植俱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世祖自

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續漢書曰皆衣縑襜

劉後云按文無故怒有固字蓋本是里字

漆園即郭氏所居之里名也

榆絳衣也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左傳曰又如是而嫁將就木焉木謂棺也老病者恐死故載以從軍育縣名故城在冀州

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鄴元注水經曰鄴水北有耿鄉光武封耿純為侯國訢

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

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迺使訢宿歸燒其廬舍世祖問

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巨

聚人者也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純引之徒巨恩德懷之是故士

眾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

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

至鄣世祖止傳舍鄣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惲純先覺

知將兵逆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

江大彤鐵脰五幡十餘萬眾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

前去眾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矢下如雨也士多死傷純勒部曲

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傳者繞也繞

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眾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

世祖明且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

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

族不可悉居軍中迺純族人耿伋為蒲吾長蒲吾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南悉

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即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於濟陰下定陶初

純從攻王郎墮馬折肩時疾發迺還詣懷宮懷河內縣名有離宮焉帝問卿兄弟

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目前將軍從時真

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瘦揚為主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建武

揚病瘳欲巨惑眾與綿曼賊交通綿曼縣名屬定國故城在今恒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建武

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內副等

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並使勞慰王侯密勅純曰劉

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  
傳舍揚稱病不謁曰純真定宗室之出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也遣使與純書欲相  
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請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  
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紺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眾強而純  
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曰  
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迺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  
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並封其子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  
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為通侯  
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既治武  
復欲修文邪迺拜純為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  
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荆荆降進擊太山濟南  
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發于長有罪純案逐圍守之奏

李三保功  
名三保

未下長自殺純坐免曰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  
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胄  
為軍吏耳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為東光侯東光今滄州縣也續漢書曰六  
年上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  
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已也已  
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乃更封純為東光侯也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為  
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  
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群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  
將軍王常擊之帝曰純威信著於衛地東郡舊衛地也遣使拜太中大夫使  
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  
戰而還璽書復曰為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年卒官諡曰成侯

子阜嗣植後為輔威將軍封武邑侯武邑縣名屬信都今冀州縣也宿至代郡太守封  
遂鄉侯訢為赤眉將軍封著武侯從鄧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

李三四字居鄉  
治國之道扶服  
救之現宗者  
歟也

取仇在系那  
之身凡九年

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三人為二千石者九人阜徙封莒鄉侯  
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  
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為高亭侯盱卒無嗣帝復封盱弟騰

續漢書云封騰高亭侯也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贊曰任邳識幾嚴城解扉解猶開也委佗還旅二守焉依委音於危反佗音移行貌也旅眾也還旅

謂自薊而還也二守謂任光為信都太守邳彤為和成太守也左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言光武失軍而南還依任邳以成功純植義發奉兵佐威

顧炎武曰委蛇之蛇音徒何反亦作佗注誤請為移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西川屯鳳凰氏閩南浦

後漢書二十一

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列傳第十二

後漢書二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祐作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復陽縣名屬南

陽往來春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臣祐為護軍前書曰護軍都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也

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

也日角解在光武紀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猾祐乃不敢復言從征

河北常力戰陷陣續漢書曰祐至南嶽為賊所傷上親候視之臣為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即

位拜為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堵陽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唐州方城縣堵音者冬

與諸將擊鄧奉於清陽祐軍敗為奉所獲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

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平之隨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隨州隨縣也延岑

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

考安律祐祐作祐者傳寫誤也本紀及說文可據何云

取化朱祐皆劉氏出

大破之

東陽聚名在南陽

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

東觀記曰

收得所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

進擊黃郵降之賜祐黃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姦將軍侯

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丘破其將張

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璽書招豐豐出

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勅祐方略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

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輜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

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

宮會擊延岑餘黨陰鄼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為人質直尚儒學

將兵率衆多受降巨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

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巨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

行唐今恒州縣也

十二年增邑定封鬲侯

鬲縣名屬平原郡

食邑七千三百戶

東觀記曰祐自陳功薄而國大

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教

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

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帝卽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

去大名巨法經典後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

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

巨有舊恩數蒙賞賚

東觀記曰上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其親厚如此

二十

四年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兄伯爲外孫陰皇

后巫蠱事免爲庶人

和帝陰后吳房侯陰綱女也爲巫蠱事廢

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演子冲

爲鬲侯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

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能

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

丹巨言語爲固德侯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

朔調上谷也副

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爲上谷長史王郎

起丹與況共謀拒之況使丹與子弁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世

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

東光武紀改封諸王爲公後在十三年此奏是在外上何云

韓子合買驢朱祐合買蜜

李三書

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時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東觀記曰上在廣阿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

光武聊應然之猶今兩軍遙相戲弄也兵在西門樓上問何等兵丹等對曰上谷漁陽兵上曰為誰來平對曰為劉公即請丹入人人勞勉恩意甚備

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繚兒音五今反郎兵迎

戰漢軍退卻續漢書曰南繚賊迎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乘也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

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

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世祖即位曰識文用平狄將軍孫威行大

司馬眾咸不悅詔舉可為大司馬者東觀記曰載識文曰孫威征狄也群臣所推唯吳

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

勲謂發漁陽兵也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苗曾謝躬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

馬相兼也前書武帝置大司馬號大將軍驃騎將軍也乃曰吳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驃騎大

將軍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

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曰封卿耳前書武帝

謂朱買臣之譏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

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強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宮等

從擊破五校於蕘陽聚名也解見光武紀降其眾五萬人會陝賊蘇况攻破弘

農生獲郡守丹時病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瘡見上在前瘡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病瘡今漢大將軍反病瘡邪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洛陽

帝曰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

得將軍威重卧巨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續漢書曰將營兵西到弘農也十餘日薨子尚嗣徙封余吾侯余吾縣名屬上黨故城在今潞州屯留縣西北尚卒子苞

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絕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遠為監亭

侯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為郡吏太守彭寵曰梁守狐奴令與

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

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

劉歆云按注文多一字

續漢志曰驃騎大將軍位在公下  
景丹櫟陽人即封櫟陽侯也

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曰為梁功及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

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帝曰野王衛之所徙史記曰衛元君自濮陽徙於野王

玄武水神之各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空封武疆

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

而梁輒發野王兵帝曰其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曰便宜

進軍帝曰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

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曰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

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

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肥城

縣名屬大山郡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文音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西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

楚沛間拔大梁前書音義曰齧桑縣名或曰城各史記張儀與齊楚會戰於桑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

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

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為河

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

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眾

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為人與利旅力旣愆迄無成功旅眾也愆

過也言眾力已過而功不成百姓怨讟談者謹謹謹諂也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

人之美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其曰梁為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阜成屬渤海今冀州縣

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

與楚王英謀反棄市國除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為中堅將軍常從

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樂鄉屬信都國北擊五校於真定進降

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

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續漢書曰降其渠帥大將軍杜猛持節光祿大夫董敦等

梁亦以識文為水  
王三及不協東  
望此後穿渠引  
水勉反立効於  
補塞方負耳  
何云  
李云亦京五  
後名而有王  
堅石名

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節拜茂為驃騎大將軍擊沛郡

拔芒芒縣名也郡國志曰後名臨睢屬沛國時西防復反迎佼彊五年春茂率捕虜將軍馬

武進攻西攻數月拔之彊奔董憲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

田晉陽廣武自備胡寇廣武縣名屬太原郡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

尹由於繁時繁時縣名今代州縣也芳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

樓煩城樓煩縣名屬鴈門郡故城在今代州崞縣東北崞音郭時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

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眾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

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

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鴈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為尹

由所略由呂為將帥與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

涼上狀皆封為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

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郭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

鴈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為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

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

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為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

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侯脩縣名屬信都國也十五年坐斷兵馬廩斷猶割也

使軍吏殺人免官削戶邑定封參蘧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平

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減死一等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

封茂孫奉為安樂亭侯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為縣吏世祖徇潁川成成為安集

掾調守邾令邾縣名今沂州縣也及世祖討河北成即棄官步負追及於滿陽

成成為期門從征伐世祖即位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

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

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應劭風俗通曰

劉放云王平是楚王同反者故元坐之誤作東平王平何嘗反也

謹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舟車所至足跡所逮靡不窮覽故祀曰為祖神祖也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

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

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平舒屬代郡八

年從征破隗囂曰成為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

來欵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向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河池縣一名仇池屬武都郡今

鳳州縣也明年大司空李通罷曰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數月復拜揚

武將軍十四年屯常山中山曰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

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

陽縣東南河上至安邑前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內史高帝二年改為河上郡武帝分為左馮翊太原至井陘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常山郡常

山今恒州縣也中山至鞏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侯在事五六年帝曰成

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

北方無異拜為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

擊武谿蠻賊無功武谿水在今辰州盧谿縣西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

全椒縣名今滁州縣也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

子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相帝時曰罪失國

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為益陽亭侯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眾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眾侯

崇起兵誅莽事泄隆曰年未七歲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

為騎都尉謁歸謁請也謂請假歸也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即追及於

射犬曰為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

二年封亢父侯亢父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

隆屯田武當武當今均州縣也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郡上將軍印綬十三

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巨實又戶口年紀互有

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

何云此不在原列

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  
畱吏牘上有書視之云賴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  
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帝怒時顯宗為東海公  
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臣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  
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  
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  
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其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人  
皆死帝曰隆功臣特免為庶人明年復封為扶樂鄉侯中郎將  
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蠻夷徵側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交趾郡  
龍冷縣  
有金溪穴相傳音訛謂之禁溪則徵側等所敗  
處也其地今岑州新昌縣也龍音糜冷音零獲其帥徵貳徵側  
之妹斬首千餘級降者  
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為長平侯長平縣屬  
汝南郡及大司馬吳漢薨隆為  
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

養牛上樽酒十斛前書音義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樽  
稷米一斗為中樽粟米一斗為下樽也巨列侯奉朝請二十

年定封慎侯慎縣名屬  
汝南郡也中元二年卒諡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字子衛賴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巨縣亭長迎軍拜為

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等東觀記曰傅俊從上迎擊  
王尋等於陽關漢兵反走遣歸賴川收

還汝水上上巨手飲水澡盥鬚眉塵  
垢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邪巨為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賴川收

葬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上謁世

祖使將賴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即位巨俊為侍中建武二年封昆

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

徇江東揚州悉定七年卒諡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蕪湖縣名  
屬丹陽郡

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巨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為關內侯

肅宗怒貶為關內侯竟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為

高置亭侯

堅鐔字子伋

東觀記伋作皮

潁川襄城人也為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

者因得召見曰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

搶於盧奴世祖即位拜鐔揚化將軍封潁強侯

潁強縣名屬汝南郡潁音於斬反

與諸

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為反間私約鐔晨開上東門

上東門洛陽故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

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

記曰建始殿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

殺傷甚眾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

黃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徇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反

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引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

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

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

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

石謂發石曰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

身被

三創言此能全其眾及帝征南陽擊破訢奉曰鐔為左曹常從征

矢石

伐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卒子雅

嗣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

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從入綠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

曰武為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為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

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曰圖躬不剋

既罷獨與武登叢臺

故趙王臺也在今潞州邯鄲城中

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

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驚怯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

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

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曰為歡

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曰不願世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群

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

狗與馬  
古登業

殿鎮後也音丁殿反進至安定次小廣陽即廣平亭也在今幽州范陽縣西南武常

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

而還平谷縣名屬漁陽郡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靡音糜世祖即位召武為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

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丘

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

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

追急武選精騎還為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囂兵乃退

諸軍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更封鄒侯鄒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鄒音俞將兵北

屯下曲陽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

軍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為揚虛侯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諸侯

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

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

行修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曰次對至武曰臣臣武勇可守尉督

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闊達敢

言闊達大度也敢言謂言果敢而無所隱也時醉在御前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

縱之曰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者其小失回曲也曲法以容也遠

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臣吏

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召中郎將將兵擊武

陵蠻夷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

武捕虜將軍召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

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光武置黎陽營見鄧訓傳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

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亶與羌戰浩亶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浩音閣亶音門斬首六

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為羌所敗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繕州湟水縣死者千餘人羌

乃率眾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鄯元水經注曰邯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經邯亭注于河蓋

劉放云案武常持戟奔擊何能殺數千人明乎是十字

關達

回容

何云不能容宥小失則是無後合君之度窮書以為我若此則何足異而書之也

郡國志曰金城郡浩亶縣有維都谷馬武破羌處

東觀記曰武身被甲持戟奔擊武中矢傷

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郡也在今鄜州化陰縣東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

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并前千八百戶永平四年卒子檀嗣

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武

孫震為濞亭侯濞音胡巧又方影反震卒子側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已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

感會風雲奮其智勇風雲已具聖公傳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易通卦驗曰黃佐命鄭玄

注曰黃者火之子佐命張良是也已上皆華嶠之辭議者多非光武不曰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

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已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

霸德王謂周也霸謂齊桓晉文公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栢世先

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史記曰管仲隰朋修齊國之政齊人皆悅事之管子曰管仲寢疾栢公問之若不可諱政將安移之對曰隰朋

可國語云文公使趙衰為卿辭曰先軫有謀臣不若也乃使先軫佐下軍公曰趙衰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

扶王運皆武人屈起屈起猶勃起也音其勿反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灌嬰雖陽販繒者樊噲沛

人以屠狗為事皆從高祖也言天下倚而取平也或崇巨連城之賞或任巨阿衡之地樊噲封為舞陽侯灌嬰為丞相封為穎陰侯阿倚也衡平

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蕭何為丞相為人請上林中空地上大怒乃下廷尉械繫之燕王盧縮反樊噲言相國擊燕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帝大怒使陳

平即軍中斬噲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韓信封為淮陰侯上書告信反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彭越為梁王呂后令其舍人告越謀反遂夷宗族刑法志曰夷三族者梟其首殖其骨肉彭越韓

信皆受此誅自茲已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自高祖至于孝武凡五代也其中宰輔皆以公侯勳

貴為之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縉赤色也紳帶也或作搢搢插也謂插笏於帶也朝有世及之私下

多抱關之怨世及謂父子相繼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抱關謂守門者前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侯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為其懷道

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矯正也違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

所加特進朝請而已鄧禹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好時侯食邑二縣奉朝請賈復封膠東侯凡食六縣以列侯加特進觀其治

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巨政齊之巨刑者乎論語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人免而無取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正也若以上法繩正功臣則於其有害也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

也果之入字

果之入字

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  
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參任謂兼動賢而任之則群臣之心各有覲望故難塞也若遵高祖並用功臣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  
其勝否即巨事相權勝否猶可否即就也權謂平其輕重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  
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  
休咎賈復傳曰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也其餘並優巨寬科  
完其封祿莫不終巨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巨為高祖悉用蕭曹  
故人前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偶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耳相聚謀反也見高紀而郭伋亦譏南陽多  
顯郭伋傳曰光武以伋為并州牧帝引見伋因言選補眾顯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也帝深納其言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鄭興傳曰興徵  
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  
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  
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  
人故依其本策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中山在縣  
後排行讀  
去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遠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鉅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又庸功是存

庸勲也言將與帝績則念勲功之臣也

有來群后捷我戎軒

捷勝也謂

寇鄧之徒翼佐王烈戎車所至皆克捷也

婉變龍姿儷景同

翻

婉變猶親愛也龍姿謂光武也儷齊也翻飛而舉大功也

特金二十八將大板宗刻車行橫讀通鑑通考俱誤東萊詳節不失

其類其舊河證也後有疑功臣水序者家無藏書日不見宗元

古辭利本耳不聞好古家緒言據臆說以生議論不自覺其

大同後趙衣式吳鄭

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列傳第十二

蜀山屯鳳崗氏畫圖

後漢書三十二

